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奏狀十一

覲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唐張九齡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任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愽旨逺思深於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

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咏白雲但嗟歡樂周歌黄竹徒事廵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罷巳之義若寘氷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惶誠恐謹言

進白鷹狀 張謂

右臣管内大小鷹娑羅山採得前件鷹簡擇並堪進奉

特禀異氣挺生殊姿頭圓頂平臆潤脛短冊目時轉志凌雲霄花毛始齊色静霜雪既㧞奇而賞異實超等而殊倫但四鎮川原千里砂磧草木既少禽獸亦稀礪志疑爪距調其羽翮徒有顧於擊搏竟無階於効用令寒風凜冽殺氣嚴凝萬乘時廵六龍冬狩出樊籠之地登校獵之埸必能隨人指蹤驅御苑之狐兎順時行令逐禁林之鳥雀物性有適天心所知

代李尚書進畫馬屏風狀　李翺

右臣近得前件馬樣以其圖寫諸家稍殊試為短屏備以文彩覩其體閑色浮氣逸神駿練影吳浦指山川而不揺花攢上林若雨露之新洗或屈膝千里或長鳴九霄昔以負圖為寳今願捍敵成功形影不殊効用何别講裁成十二扇隨狀奉進若以時從啓閉猶足靖於埃壒儻將用以驅馳庶可効其筋力輙敢輕冐戰懼伏深

賀破賊兼優䘏將士狀　令狐楚

右中使臣希倩至伏奉詔書得全義總率諸軍已入賊

界四月二十七日大破賊徒并擒斬生級如有身死王
事者已委全義並給棺櫬送歸本道令臣五年莫停衣
糧者吳少誠眏滄下流不朝於海根荄弱植自絶於天
陛牢之中嗚吠未已今霜鋒雲集月羽風馳既壓賊軍
纔聞儳鼓將麾冠壘已見靡旗實廟堂知先勝之形校
隊陳爭登之力誅鋤有次蔑殺無難凡在方隅不勝欣
抃臣伏以雖忠不烈戰士所羞視死如歸武夫之志伏
惟陛下弘天覆幬為日照臨載激怒肝爰收膚骨漢世

徒頒其𣙜犢義闕送終周詩縱裒其糇糧賞延非嗣以令覿古奮一當千臣獲守邊陲叨居將帥無任感激之至

同州進雙雞等狀 元稹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鵲幷雙雞共四聯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春宣令採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前採得一聯雙雞爾後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内併獲兩聯斤兩輕

重稍符詔旨況浚郊初啓既已大剪豺狼鷙鳥自來可以助清梟獍臣所以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屬車擒狡兎之根源破狐狸之羣黨臣其無任忘軀思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薦平泉處士韋楚狀 元稹

右件人隠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況家傳簪組凡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錬氣絶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

節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縶維儻蒙賓彼

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玆亦盛事有裨聖朝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白居易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

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滞表皇明以燭幽臣顧

以賤微荷玆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

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

奉恩輝豈勝欣戴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

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况以

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逮下明忖度

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

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顔不違而尸素內

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啓

謝賜告身鞍馬狀 杜牧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冊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奇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為薦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某年月日勑内外文武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見前件官欒郤舊族鄒魯名儒鏡納無私山高不讓而又循牆戒切銘座規深蘭省辭榮竹符出守漢悲來暮晉有去思晦而轉明逸而尤白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譽及司版籍以副地官比按西羌孤忠靡失居然國器實映朝倫今汭水無兵武昌非險用為廉問尚鬱廟謀臣所部乃秦韓

戰伐之鄉周鄭郊圻之邑軍輸千乘地控三州若以代臣必為名將敢希睿澤曲遂愚衷俾寛竊位之譏冀受進賢之賞干冒陳薦無任兢越謹録奏聞

為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李商隱

右中使某奉宣恩旨以臣赴任特借飛龍馬一疋并鞭轡等送至京兆府界者臣謬奉恩榮出叨廉問豈期褰步深軫皇慈特命内臣俾騰上駟梁懸蜀鐙几覆吳鞍每多曳練之疑不假着鞭之力倐踰秦甸將復周閑照

地迴光瞻天送影長亭欲别未期東道而來雙闕儻嘶顧附北風之思無任感恩戀闕言淚屏營之至

謝賜冬衣狀 李商隱

當二日之鑿氷則殊幽埜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綾裁飛鵠絮裹仙蠶白分椒壁之光紫奪蘭牙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故敝何彰於國儉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君恩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至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袁　瑩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一

徐師曾曰按劄者刺也宋人奏疏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牓子録子之制而更其名也

論皇城司廵察親事官劄子 宋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
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
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
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
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
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
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
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

倉庫悉耗此屬廩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惜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安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

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别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寃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論正家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句兖國公主宅内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臣聞傳宣入内内侍省令管上件内臣梁懐吉赴宫室而依舊勾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兖王宫翼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

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翼善姚坦簡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教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得譴訶適所以害之也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讓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䙖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於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行教然後能保其福禄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俗流於四方名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之禮法使

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近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别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奉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

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聞臯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畧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

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

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中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賜金第二劄子 司馬光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並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

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

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悦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

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亟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寛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兹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

況可以例外横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羣臣之物反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賂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日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乃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乃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司馬光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牓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閲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

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事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唯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

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事機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

狥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删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司馬光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嚞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

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𧎚間為之灾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

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

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
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
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
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
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
富於春秋自非令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畆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

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取進止

乞罷刺陜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令

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怨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陜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鋭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梲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致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歷

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

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弩𥸤雖日加教閲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更且摇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

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靣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揺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

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司馬光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災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

於侍從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鄙者屢歷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飢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朽腐軍

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歷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况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廢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恊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臣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

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所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為國者當

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

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戅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二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宋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

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
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
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
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
疋繚羅豈是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
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
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内降應是踈

遠親戚盡耒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䟽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䟽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𤇆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有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則將

復以何辭而云不葬又不知所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内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

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令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辨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令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

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豈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甍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荊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

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閧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

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

進見亡時其所譏訣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葢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葢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内降以起獄以

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惑物論喧騰也令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伏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闗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禆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皐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

臣聞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眛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辠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樂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
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
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
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
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
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盖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隂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説也自古人
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非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吕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遷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

一有來字

必死之地為恩師道與抃不以中滞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

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名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請秋青劄子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嘗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亡隱情上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之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亡貴賤相

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盖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

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令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

容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
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
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
者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
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
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
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
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

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

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覩敕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陜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愚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權之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

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戬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戬戬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戬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戬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戬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戬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戬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

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戳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亟罷之豈可盡閫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令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令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戳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

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名一作體皆順處置各宜今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元昊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多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人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柰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

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叅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曷思改革又不知朝廷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

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蓋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

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

人之選而又麄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竒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别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禄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進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

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加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

忠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令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

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縁此之故遂移青於别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

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容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容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

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盖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修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

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寛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欽
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
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賊可畏而朝廷
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廢壞盜賊縱横天下
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
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
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
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

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
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
夷外叛盜賊内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謬之臣
因循寛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
不革前非以寛濟寛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
但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
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
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

男女金帛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刼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熈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盖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寛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

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旲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寛恕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歐陽修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兵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

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横昨京西陜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退散然却於别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月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

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

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三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第二劄子 宋蘇軾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倡羣小乞下有司議臣

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㫖指揮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

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遊説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

爽禮抗拒恩詔蔡確已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唾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修城之漸

其策既行遂倡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荼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

相若發蒙耳今種蟣蝨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吕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寛種之罪若果如此

則是使令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寛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蠢伏俟誅譴取進止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黒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餋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實敺

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

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

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罷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罷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熈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

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彼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彼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

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叛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

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

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

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為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安必

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

兵練士飽斥候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令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在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

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與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

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

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

罷敝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必從也然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

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
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
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
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
良策然臣竊料鬼章亢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
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
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
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

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吳越同舟遇風順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

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
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
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
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
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
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
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
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

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奏内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蘇軾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

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欣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

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

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

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别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

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

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

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

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天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

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内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

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

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

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

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疎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

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

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

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竝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

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

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熈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

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令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

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靡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

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
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
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
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
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
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
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

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

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
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
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
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
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
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
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
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

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

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僱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寛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

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僱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熈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

錢爲左右異議而罷令略計天下寛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令内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及去年二月六日勑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寛剩役錢僱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

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

同悲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
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
較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
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
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盖有深意不可盡改因
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
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之
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

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辨舉王鞏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

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㢲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㢲西京通判謹按㢲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

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輦是也輦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輦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輦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彦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

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説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謟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頼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